■ 校园故事

传达室也是“教室”

吴非 杂文家

传达室是学生每天必经之处，课间各班学生也常来取邮件，他们看到堆放在这里的礼品后，对学校教育会有什么印象，又会如何评价教师呢？

以前很多学校，传达室工人年纪都比较大，他们见多识广，为人和善，责任心强，“门房老大爷”也是我们那几代人的中小学教育记忆。现今学校，不但围墙坚固，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，保安力量也加强了，门卫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辛苦，然而有些问题，靠身强力壮未必能对付。

有位门卫讲了一个“两双皮鞋”的故事。家长甲送给教师甲的是一双价值900元的甲皮鞋，家长乙送给教师乙的是一双价值300元的乙皮鞋，都放在学校的传达室。教师乙收到家长短信，到传达室来取皮鞋，二话不说，拿走了甲皮鞋。门卫提醒她拿错了，教师乙认为门卫多管闲事。教师甲来传达室，认为家长送她的皮鞋不可能是这种颜色的，要求门卫负责联系教师乙调换回甲皮鞋。门卫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职责，请两位老师自行协商。下面的风波，说不清了，一锅粥，两名家长也卷了进来。我认为故事前提荒谬，以至于没法决定先说清哪一点。——家长敢于随意给教师送礼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约束；家长公开地送礼送到学校，则说明学校收受礼物成风，不以为怪。但我竟没想到教师会为收受家长礼品而闹出纠纷，又把送礼的家长卷进去。

我转述这件事时，自以为说清楚了，可是听众被这“甲、乙”弄糊涂了。但大家吃惊的，是现在的家长敢送礼到学校传达室。

随着外地学生涌往省城读书，农村的送礼风也吹到城市。五年前的一次，在传达室看到堆放着的15箱茶叶，七八箱草鸡蛋，还有五六袋大米；还有一次，看到五箱大闸蟹。有门卫说，这是送给教师的，送给某领导的烟酒藏在别处。

在学校发生的一切行为都是教育，从这个意义而言，传达室也是教室。传达室是学生每天必经之处，课间各班学生也常来取邮件，他们看到堆放在这里的礼品后，对学校教育会有什么印象，又会如何评价教师呢？虽然大部分教师言行谨慎，恪守师德，但是，在有学生的地方，有些事是很难说清的；既然“说不清”，就得尽可能减少误会；对有些事，就得禁止，比如，在学校传达室，就应当禁止家长存放礼品。

也有校长和教师认为无所谓，理由是“禁不了”。然而，总得为学生的成长着想。退而求其次，我曾建议校方索性在学校附近专辟“礼品堆放室”，——只要不让学生看到，随他们怎么闹腾去吧。

一位来自农村的门卫说，以前听说省城名校，敬畏得不得了，到这里来当门卫，在同乡中也很有面子；没想到两年下来，什么怪事都见到了。同样是教师，差距大得不得了，有些名师，待人谦和有礼，有些老师，则傲慢得不得了。有个教师骑摩托车进门，从不下车；有教师违章开车进校门，门卫按规定阻拦，这老师竟然用汽车顶撞门卫！这个门卫说：“我就不敢想，这些老师会把学生教成什么样！”事情传开，有人提议让那个开车撞人的老师也来做几天门卫，代替检讨，但多数人认为，他同样没资格做门卫，因为学校的传达室也在发生教育。(12)

■ 看见想到

访亚洲学学会

林达 著名作家

社会进步并非都是线性向前：文明可以进化，也可以倒退；遗产可以继承，也可以糟蹋。全看自己了。

2010年底，写完英国人威廉·琼斯爵士的故事，我就去了加尔各答。

琼斯爵士迷恋东方研究，为得到去印度机会，进了伦敦法学院，1783年，他被派往加尔各答的印度殖民地最高法院。刚安顿下来，他就挑了三十个对亚洲文化有兴趣的英国人，于1784年1月15日成立了研究当地文化的兴趣小组。

琼斯爵士是个语言天才，很小就会写基本中文，会拉丁语、希腊语、希伯莱语等，47岁去世时，已经精通13种语言、能熟练运用28种语言了。抵达印度，他马上兴致勃勃地开始学习古梵语。1786年2月2日，学梵语仅6个月后，他宣读了自己的研究报告，此举被语言学界看作是比较语言学的起点：他的研究指出，梵语在雅利安语群中起着关键作用，人类各族在几千年前曾使用共同语言。语言学家给了它一个名字：原始印欧语。

22年后的1805年，学会在加尔各答市公园大街建了一栋楼房，从此有了活动地点，也开始极为丰富的收藏。那就是闻名世界的“亚洲学学会”，也叫“孟加拉亚洲学会”。1829年，亚洲学学会开始邀请印度会员。1885年，远在印度独立的42年前，协会已有了第一个印度人主席。文化上的视野开阔，是他们开放开明、超越种族樊篱和狭隘文化隔阂的背景。

可惜，学会第一任主席琼斯爵士，十年后就去世，葬在他迷恋的印度。知道他的墓地、他创办的亚洲学学会博物馆都在加尔各答，自然想要去看看。

琼斯爵士葬在公园大街的一片古墓地。他走在1793年，墓前修了纪念碑。秋日阳光从大树间飘洒下来，空无一人，很适合会见爵士的心情。

去亚洲学学会的经验，却十分意外。1805年的老楼，已被新楼包围。去之前我看过新楼照片，可是待见真容，却灰头土脸。推大门进去，需登记签名。我提起相机，想拍个学会的牌子，被喝住了。到二楼，再被要求登记签名，签完之后，被领到三楼办公室，需要取得批准。楼上小而乱的办公室里，已有一对英国年轻人，他们怯生生地坐在那里，一脸困惑。我们也坐下，等领导。

等来的领导很严肃，一番询问后，不但必须再次登记签字，还需要核对护照验明正身。然后，领导拿着护照去办复印。我们四人面面相觑。英国小伙子终于忍不住蹦出一句：我们只是要看看博物馆啊。我回说：我们也是啊。听到领导脚步声，我们赶紧收起脸上的感受。拿回护照，我们又被领到二楼图书馆的一间屋子，由工作人员开出粉红色发票一样的单子，这就是许可了。

可以参观的博物馆极小一间，陈列陈旧，参观者就是我们四个。当年英国人撤离，留下了他们的收藏。几十年了，经卷和古稿，在加尔各答湿热空气下，在呼呼作响的电扇下发黄、变脆。我们问了一句玻璃书柜里的《大藏经》，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抽出一卷，却用力过猛，碎落的书脊撒了一地。

出来再一次次顺序签名退出。绕到后院，想给包围在院子里露出一角的老楼外墙拍张照，又被院子的守卫喝住不许。我亮出那张粉红色的参观许可，守卫再打电话上去请示，回说不可以。趁他打电话，我悄悄拍了院子里“亚洲学学会”的牌子，算留个纪念。

显然，社会进步并非都是线性向前：文明可以进化，也可以倒退；遗产可以继承，也可以糟蹋。全看自己了。(5)

■ 舆论场

舆论的主语

邹振东 厦门卫视总监

试想想，如果去掉“躲猫猫”，仅以“李荞明在看守所里被牢头狱霸打死”作为新闻标题，放在偌大一个中国，这样的新闻有多少人会关注呢？

周克华这个名字，在大陆路人皆知，在台湾未必了了。但如果换一个称呼——“爆头男”，至少看《旺报》的台湾读者会晓得：你说的是那个杀人犯啊！

同样，如对你说“王兴正、程国荣、胡斌”这几个名字，你可能会愣一下，但只要说出“俯卧撑、犀利哥、欺实马”，你马上就反应过来：呵呵，原来是他(们)啊！

现实世界转换到舆论世界，舆论事件的主角甚至事件本身，可能会换上一个新的称呼，我称之为舆论主语的转换。对台湾舆论战十来年的跟踪和对大陆舆论场近年来的观察，我建构了一套舆论主语的分析工具，用它来分析舆论事件，有很多有趣的发现。

据说，艺人要成功，名字要取得好。最典型的就是刘德华，如果他坚持用刘港生这本名，恐怕很难红起来。同样，一个舆论事件的传播效果，也往往和它在舆论场的重命名相关。如果不是“躲猫猫”三个字，一个普通青年的非正常死亡绝不会引发全国关注，甚至被评为2009十大网络事件之首。尽管云南晋宁警方否认他们最初说过“躲猫猫”一词，他们的说法是玩(“瞎子摸鱼”)游戏，但是“躲猫猫”一词甫一问世，就以其通俗易懂、朗朗上口和兼具娱乐精神，走红传统、新兴媒体，征服现实、网络世界。试想想，如果去掉“躲猫猫”，仅以“李荞明在看守所里被牢头狱霸打死”作为新闻标题，放在偌大一个中国，这样的新闻有多少人会关注呢？

由于汉语言的特点，在中文语境中，舆论事件的主语，以三个字的组合最为常见，我猜测，这可能跟中国人的姓名多用三个字有关。两个字的组合微乎其微，大约因为两个字，很难将一个事件的特征言简意赅地概括出，并可以与其他事件区别开来，比如说，一个事件概括成“老虎”，谁能猜得出是什么事件呢？是老虎伤人，还是老虎脱逃？但只要变成三个字——“周老虎”，哈哈，大家都明白了。

三个字的舆论主语走红，还有很多原因，它便于搜索引擎搜索，表现力也超强，比如大蒜涨价，如果舆论主语就是这四个字，显然红不了，换成“蒜你狠”，形象生动，酷毙了！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用这种组词方式，无穷地衍生下去：“豆你玩”，“糖高宗”、“姜你军”、“油你涨”、“苹神马”、“鸽你肉”……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。

三个字的舆论主语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喜欢用叠字，重命名舆论主角的类似：范跑跑、郭跳跳、周逃逃、郭美美、卢美美……；重命名舆论事件的诸如成都的“楼歪歪”，上海的“楼倒倒”，烟台的“楼脆脆”……

而且，这样的“三字叠”，十有八九跟负面新闻有关，所以，如果有一天，你的名字或者行为，突然被这样的“三字叠”所指代，“恭喜你，你中奖了”！等着应付舆论风暴吧。(2)

公民讀本 建設

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
新闻与传播学院研修班招生
可申请硕士学位
招生专业：
传播学（整合营销传播方向、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方向、数字传播方向）
课程安排：
学制两年 每月上课1-2次（周六日全天上课）
报名时间：
即日起至9月22日
周一至周六上午9：00—11：00 下午1：30—4：30
报名地点：
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（遥感东楼一层111房间）
咨询电话：62753570 62754683 E-mail：sjc18@pku.edu.cn
网 址：http://www.sjc.pku.edu.cn

责编 高明勇 美编 鲁嘉 责校 赵琳